

张

謇

寒波 著

长篇历史小说

张
謇
天
地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张 謇

状元天地

寒波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张 睿

寒 波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50,000 印数：1—6000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591-6}{\text{I} \cdot 1268}$ 定价：15.6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 邮码：410003)

序 曲

晚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四月，江苏南通州所属如皋县城上空乌沉沉黑云压境，接连几天大风密雨，行人断魂，到了这天入夜以后，雨脚方才渐渐停歇下来。县衙附近的县学衙门——通称“学宫”，是正八品县学教谕和从八品训导两位学官，训教生徒的地方。此时小巷边门咿呀一声，有人轻轻开门出来，蹑手蹑脚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提了灯笼的清俊后生，穿一件敝旧的蓝布长衫，约摸二十左右年纪，长脸盘上有一副人字形高山陡立般的浓眉，中间尖尖的峰顶直钻云霄，渐渐向两边倾斜，煞是异相；眉峰下面是一双饱含忧患的秀眼，露顶拖辮，神色惊慌恐惧。雨天路泞，却将钉鞋包扎了挟在腋下，足下穿的竟是布鞋，为的是走路无声，可以悄悄逃出学宫。身后送出来的是一位中年人，是他的堂叔。后生左右张望无人，稍稍定下神来，回首留恋，怕叔父留下被人欺侮。叔叔微微一笑为他壮胆，指着东门小街，一挥手，将他向前一推，悄悄说声“快走！”然后转身急速关门进去。

后生凄凄惶惶，提灯赶紧出了东门。门外有桥一座，架在护城河上，此河引扬州至南通的通扬运河水环城一周，然后流往东南方向。这时候近城数里河道刚刚疏浚完毕，新挖的淤泥堆积河旁，高如小山，崎岖兀突，阻塞道路，几天雨水冲刷下来，更成

了一片两三尺深的泥淖。后生仗着手中灯笼照明，又怕后面有人追来，三脚两步急急下桥，不料一阵狂风挟着骤雨呼啸袭来，竟将灯笼吹熄，顿时眼前漆黑，寸步难行。后生惊惶失措，生恐稍不小心掉下河去，他在桥下呆立了好一会，终于鼓起勇气，脱下布鞋换了钉鞋，将湿淋淋的布鞋甩去雨水包扎了挟在肋下。灯笼无用了索性扯断灯绳，扔去灯壳，留下竿柄杈当小小的拐杖，摸索着走几步便蹲下身来，瞪大了眼，依靠灯柄的指指戳戳，细细辨认泥路的高下险易，然后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再蹲下身来辨路。无奈泥淖太深，虽然避开了水面，钉鞋却时时陷进了浓稠的泥浆中，支住灯竿，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它拔了出来，如此犹如爬行一般，苦苦挣扎了一个小时，才前进了不到半里路。

后生疲累不堪，喘咻咻地停下脚步刚欲休息，忽听得呐喊声从身后自远而近，猛回头，火光星星点点，渐近渐明，喊声也听清楚了：“张育才，不交出三百两银子，别想逃走！”又有人喊：“姓张的，不交银子就坐牢，县大老爷差人抓你来了，别想逃啦！”

后生无处可逃，又惊又怒，挥舞着细细的灯竿骂道：“伤天害理仗势欺人的恶棍！害得我倾家荡产还不罢休，恨不能一个个砍下你们的脑袋！来来来！我与你们拼了！”

正在危急关头，陡然一阵更为狂烈的大风，奔腾咆哮，把追赶者的灯笼火把一概都吹熄了，那些人惊呼急叫，都道：“糟了，糟了，一点也看不见了！”乱了一阵，有人叫道：“不怕，姓张的就在前边不远，书呆子走不快，闭了眼也能抓住他！”于是嘻嘻哈哈笑骂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莽莽撞撞地摸黑追了上来。

后生冷静下来，想起家中尚有父母在堂，不能和恶棍们舍身相拼，既然他们也没了照明的火光，还有逃生的希望，打定主意，转身继续摸索前进。可身后追赶者的叫嚣声越来越近，甚至他们沉重的呼吸声也愈加清楚了，好似已经摸到了他的身旁，就差伸

手来揪他的辫子了。后生屏息静气，神经紧张到了极点，赶紧闪到旁边蹲了下来，纹丝不动，惟恐一点些微的钉鞋踩泥声被发觉，就会四面包围上来，一顿痛打，再抓回去坐牢逼银。

就在这紧张关头，猛可地两下扑通落水声，有人大喊：“救命啊，救命！”在寂静的旷野中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恶棍们纷纷大叫：“不好了，谁掉到河里了？快救人要紧！”

那些人顾不得抓人了，急忙下到河岸边抢救落水的同伙，后生死里逃生，暗暗喊声“侥幸！”赶紧站起身来赶路，过了一会，听得领头的恶人在叫：“好了，好了，总算把人救上来了，太太平平回去吧，便宜了那个书呆子，下一回再收拾他！”

嘈杂的人声渐渐远去，终于听不见了。后生叹了口气，定下心来冒雨继续摸索向前。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听到前边村子里雄鸡报晓的啼声，天色欲明犹暗，方才辨认出仍在县城的东郊，可怜后半夜苦苦连爬带走了四个钟头，才走了两里多路。浑身湿漉漉的分不清是雨是汗，实在走不动了，想起这里住着一同考上秀才的好友黄少轩（字毓龄），顾不得天还未亮，找到他家瓦舍门口，急急敲门，喊道：“毓龄，毓龄，我是张育才，快开门！”

少轩吃了一惊，匆匆披衣出来开门，朦胧中忽见来人浑身泥水，面目污黑，简直认不出来了，赶紧邀进门来，说道：“育才兄，你怎么弄成这个模样？”

“一言难尽！”后生叹道，“请吾兄暂借一套衣服给我换了；再细细奉告。”

后生洗抹换衣之后，黄母端出一碗红糖姜汤给后生喝了御寒，两位秀才坐在面临大路的客堂间方桌旁边细细叙谈起来。后生先开口道：“毓龄兄，你知道我是谁？”

少轩笑道：“育才兄，莫非你奔走了一夜，糊涂了？四年前提学使童侍郎按临本县考试童生，你我同榜取中了附学生员（秀

才)，我还记得第二十六名就是你育才兄，当时互相认识，才知道你便是本县乡绅张骊先生的侄孙，怎么现在反倒又考问起我来了？”

后生大摇其头，说道：“不，不，我冒名做了四年的张育才，其实我是南通的张骞，字季直，从此以后你别再称我育才了。”

少轩瞠目结舌，愣了许久才说道：“今儿吾兄行踪诡秘，说话又令人莫明其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张骞长叹一声，说道：“放在心中四年的一块疙瘩，害得我倾家荡产，受尽敲榨侮辱，抬不起头，再不愿隐瞒了，一块儿都说给吾兄听吧。十六岁那年，我参加了南通州的州学考试，无奈名落百名以外，塾师宋先生以为南通人才济济，难以出头，不如在如皋认个同族作保，去如皋应试，家父和我都觉得不该以南通人而冒籍如皋，可是宋先生说这是当今通行的作法，不如此不能从科举中谋出路，竭力推荐如皋乡绅张骊作保，认作是他胞弟张驹的孙儿，当下谈妥了酬劳条件，并且按照他家育字辈改名育才。这一年侥幸一试而中，酬谢张骊二百四十千钱，折合白银一百五十两，寒舍家境并不宽裕，借了债才偿付了这笔钱，总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却不料烦恼从此接连而来。先是张骊亲友知道此事底细的，都以代为保密为由，纷纷登门勒索钱财，少则十两八两，多则二三十两。张骊不满足于所得的酬劳，也一再开口要钱，家父又敷衍了一二百两银子，实在无力应付，只得婉言拒绝。张骊屡次写信威胁，后来索性拉破了面皮，去年四月，由张骊的侄儿张镛出面，买通如皋县学教谕和训导，控告我忤逆不孝，要求革去我的生员名籍，永远不许应试。学官出了签票，传我到如皋来审讯，其实是要敲榨银子。

我家原籍南通，也曾海门常乐镇住过，我就出生在常乐镇，我拿了海门师山书院院长的说情信来到如皋，说明被骗上当经过，

可是学官受了张骐的贿托，也想从中得些好处，不听我的申诉，将我关押在学宫中。张骐差人来说，须交五百两银子才能了结此案，可怜我家哪里拿得出这一大笔钱。这一关，就足足关了三个月，求宋先生出面说情，他说无能为力。后来家严东借西贷拼凑了一百几十两银子，托堂叔来如皋求情，才勉强放我回家筹措银子，再三恐吓，必须补足了五百两，才能撤销诉状。”

少轩愤然道：“想不到张骐兄弟人面兽心，恶劣到如此地步，你那位塾师先则竭力推荐，后又袖手推诿，莫非也是串通好了来陷害你的？”

张睿叹道：“谁知道哩，我家世代忠厚，从来都以君子待人，怎能怀疑塾师？”

“那末后来怎样了？既然去年吃了苦，怎么今年又到如皋来，弄得这么狼狈。”

“回到南通家中，我向家父说，不要这身秀才的蓝绸袍和素银顶戴了，我要向学院上呈子，自己检举被骗的经过，请求夺去生员的衣顶，仍然回到南通来重新应试，家父也不愿再受恶棍的挟制，当时就答应了。等到去年十月本省学政大人彭侍郎按临通州的时候，我就写了呈子去投递，侍郎怜悯我无辜受人愚弄，与通州知州孙云锦老公祖商议之后，决定允许我以如皋生员的身份回到通州原籍，这样就可以保住生员的资格了。”

少轩喜道：“这是学政大人爱兄之才，格外开恩，应该可以无事了。”

“不！”张睿叹道，“要办到生员归籍，首先须销去张镛告我逆子的那桩控案，还要有当地廪生（即每月可领廪膳银子四两的资深秀才）作保并无虚假，然后由如皋学官、知县加了批语转呈通州，再由知州转报驻节苏州的学政大人咨送京师礼部批可，转来转去，谈何容易。我费了好些银子，取得本县一位廪生的保结，和

家叔一同来如皋求学官准予归籍南通，不料学官受贿不允，仍由张谔出面敲榨我三百两银子，我不肯，他们朦蔽知县出了传票，打算把我关入县牢问罪。我只得留下叔父应付，连夜摸黑逃了出来，才出东门，灯笼吹熄，前有河泥阻道，后有恶人追赶，以致弄得如此不堪。”

少轩听了不住叹惜道：“本朝道光年间，爱国诗人龚定庵慨叹官场腐败，人心不古，曾经写了一首《行路易》，说是东山猛虎吃人，西山猛虎也吃人，世上的老虎都吃人，本县官绅是想合力把你生吞活剥吃了哩。”

张谔愤然道：“不错，如今社会实在是个吃人的社会，那种卑鄙恶劣的手段，远非常人所能想像，而居然出于代圣人立言的学官之手，就更可悲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论多少挫折，我不会就此一蹶不起，从科举中摔倒，就仍然从科举中爬起来，争一口气给那些儒家败类和市井小人看看，他们无论怎样张开血盆大口是休想吞掉我的。有朝一日我若得意，定要把这个吃人的社会改造过来，还我古朴淳厚的民风。”

此时鸡叫三遍，曙光逐渐明亮，雨也停了，黄母煮了鸡蛋和稀饭，摆上两碟小菜，让少轩陪同伴用膳充饥。食毕，张谔归心似箭，又恐后面有人追赶，托少轩雇了一辆独轮车，谢别贤母良友，坐车上路，一天中行一百三十里，急急赶回南通。

一年之后，张谔历尽艰难磨折，幸亏有了学政大人的全力维护，才办妥了归籍通州的手续，成了南通的秀才。然而坎坷的命运并未从此止步，乡试屡试不中，举人的荣耀离他远远的，更谈不上参加进士考试了，而家中为他欠下近千两银子的沉重债务，落在他和同母胞兄三哥张督的肩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急于谋个差使挣些俸钱养家还债。原任通州知州孙云锦此时调任江宁（南

京)发审局委员，是张謇的第一位知己，识拔这位穷书生于众多秀才之中，邀他住到江宁家中，在局中挂名书记，每月从自己仅仅五十两银子的月俸中拿出十两送给张謇，鼓励他安心读书，要他向南京著名的惜阴书院、钟山书院和江阴凤池书院的院长求教治学读史和为文之道，在文章、学识和书法方面都大有长进。

第二年，张謇二十二岁了，家中依然穷窘如故，奉了老父之命回乡成亲，邀集亲友凑了二百千的兴隆会，才草草举办了与小他三岁的徐氏夫人的婚礼。

当时率领淮军十二营驻军浦口的“庆军”统领、直隶正定镇总兵吴长庆(字筱轩)是孙云锦的世侄，好读书，爱重士人，时人称为儒将。云锦到处赞誉张謇的文章人品，为他扬名，长庆也知道了，又从云锦处见到张謇代拟的函件文牍，极口称赞，很想助他读书应试以成名。两年之后，时为光绪二年，张謇应邀入了吴长庆的幕府，办理机要文书，月俸初时为二十两白银，后又陆续加俸，并特地为他建造了五间茅屋，供他读书办事。说道：“季直，我知道你是个人才，虽然一时蹉跎，终究是会脱颖而出的。目前天下太平，不像咸同年间，文人可以靠军功封侯拜相，科举毕竟是读书人的进身正途。我在十几岁时，正逢洪杨造反，天下大乱，先在安徽乡间办团练，后来投入李中堂的麾下，转战南北，哪有时间去钻研八股，赶考应试，至今虽然做了提督衔总兵，位至正二品，总以没能博得科举功名为憾。我请你入我幕中，专办机要文书，别事一概不用过问，可以有很多时间读书研究八股文章。要知道八股文是一种专门学问，大学问家未必就能中举，因为他的文章不合八股文那一路，考官不喜欢。你的文章是好的，可是写八股文尚欠火候，必得大大下一番苦功。虽然明知八股文令人厌，与世无补，仍不能不靠这块敲门砖去敲开举人、进士的大

门。哈哈，登堂入室之后，把它扔掉就是了。他日看到你中举成名，也可弥补我这一生的缺憾。”

张謇大为感动，长揖到地道：“筱公知己之恩，晚生没齿不忘，一定从科举上踩出一条路来，以不负吾公厚望。”

张 謇

目 录

序 曲	1
第 一 章 南通州，白衣人失意乡居	1
第 二 章 上海滩，张举人初识俊杰	9
第 三 章 晓风残月，季直再入考场	19
第 四 章 丽日鸳瓦，张謇状元及第	27
第 五 章 甲午战起，张謇重逢袁世凯	39
第 六 章 丁忧回籍，状元荣归南通州	49
第 七 章 奉旨总办团练，张季直走遍棉乡	56
第 八 章 踏勘滨海荒滩，状元公初议垦牧	67
第 九 章 实业救国，初访江督张之洞	74
第 十 章 倡办纱厂，南通遥联上海滩	83
第 十 一 章 张謇进京，恰逢百日维新	88

第十二章	力挽狂澜，翰林梦断都门	99
第十三章	险关重重，张状元濒临绝境	107
第十四章	柳暗花明，大生厂初现生机	120
第十五章	庚子事变，北京城战云密布	129
第十六章	东南互保，盛宣怀创建奇功	138
第十七章	迎盗囚慈禧，逞雄辩欲施妙计	153
第十八章	故人喜相逢，留不住旷世文豪	162
第十九章	前不见古人兮，化荒滩为棉田	172
第二十章	后当有来者兮，兴学校于废寺	184
第二十一章	南通州，衣锦荣归张道台	194
第二十二章	彰德县，停车夜访袁世凯	202
第二十三章	京师观政，告别景阳钟鼓	217
第二十四章	武昌逢变，亲聆皇朝丧音	225
第二十五章	南阳路北，惜阴堂中，民国呱呱坠地	236
第二十六章	狮子胡同，总统府内，袁张煦煦话旧	246
第二十七章	巧布陷阱，袁世凯回电促驾	254
第二十八章	荣任总长，张季直一梦黄粱	264
第二十九章	沈寿来通，大生再创辉煌	279
第三十章	天伤才女，雨毁通海大地	294
第三十一章	风雨满楼庆寿，惟见夕阳红	302
第三十二章	林花谢了春红，无奈太匆匆	310
尾 声	318
后 记	323

第一章 南通州，白衣人失意乡居

十八载寒暑交替，几多回花开花落，不觉已交光绪二十年（甲午）新春时节。悠悠乎岁月流逝，荒老了日月星辰，憔悴了皇朝大清。强敌环伺，危机四伏，一场震天撼地陷中华民族于山河破碎的大风暴就在眼前，而朝廷犹在笙歌曼舞，酣然高卧。

浩浩长江口，大江挟五千年中华文化滚滚东下，造就了两岸绿树森森，人杰地灵。那江水徘徊在江海交汇处，望星星，探月亮，回首遥顾万里之外唐古拉山下的江水之源沱沱河，恋恋不忍离去。木有年轮，水有沙痕，纵然天荒地老亦有情，于是将水中泥沙沉积于海堤之外的黄海之滨，每六十年向外延伸两华里，以回报中华大地的哺育之恩。

这十八年中，江苏南通、海门一带，陆地向海中蔚然壮观地拓伸了大半华里，沧海犹成沙田，天下何事不可为？然而命运不济的张謇仍在科举道路上坎坎坷坷，步履艰难，至今依然是个无官无衔的布衣。

十五岁时应州试，成绩竟在百名以外，业师宋先生嘲讽道：“如果有一千人应试，取九百九十九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张謇羞愧万分。从这一天起，他在自己的案头、窗户、蚊帐上到处写上“九百九十九”五字，责戒激励自己，朝夕发奋。每夜读书，不熬尽两盏灯油，决不睡眠。夏夜坐读，蚊虫叮咬，他就在书案下放两个陶罐，将双脚放在罐中。每当看见“九百九十九”五字，往往泪如泉涌，便埋头发狠苦读。这十八年中，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在光绪十一年参加北京顺天府乡试，中了第二名举人，居

于南方应试士子的榜首，所以称为南元，并拜在主考官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结识了京内外一些名流，他辜负了在军中相处八年，盼他一举成名的浙江提督吴长庆。这位恂恂儒将已在光绪十年病故，没能亲眼见到张謇乡试中举，仅仅就差一年！他也辜负了最初识拔他的恩公孙云锦，在做了两任知府之后，已在前年（光绪十八年）正月故世了，临终前犹叮嘱儿子转告，希望张謇勿怠勿懈，继续参加会试。他相信，以张謇的文章道德，必有大魁天下的一天。张謇曾经立下誓言，不中进士，决不蓄须，一来以表决心，二来如果能中进士，可以给考官和皇上较为年轻的形象，以博好感，所以年届四十，唇上和下巴依然是光秃秃的。这时张謇已经三次会试不中，不免意志消沉，但为了弥补恩公生前的遗憾，发奋再作一次努力。他从孙府吊唁出来，直接前往京师参加这一年的壬辰科会试，三场参试发榜，张謇又落了第，他愧对孙公，在南通会馆中关上房门悄悄痛哭了一场，然后下了决心：“知音钟子期已逝，伯牙不再鼓琴，高山流水，奏与谁听？孙公谢世，何必还要再孜孜热衷于功名，京师，京师，我张謇决不再来应试了！”

他砸了考具，扔了考篮，卷起一腔悲愤，收拾起四十年白白浪费了的光阴，辚辚马车离了北京，在天津塘沽港登上招商海轮，鼓起滔天白浪，回到了南通。随后应了崇明知县的邀请，出任该县瀛州书院院长，决意默默地辞世隐居在这天之涯，海之滨，伴几个学生，青灯古卷，了此余生！

此时合家所关切的不再是科举考试，也不再愁生活贫困。张謇作幕多年，年俸数百两，吴长庆慷慨仗义，又常有成百上千两银子的馈赠，少年时的债务早已偿清，家中生活宽裕，稍有积蓄。惟有一事使得合家紫紫不安。自从张謇二十二岁时与徐氏夫人成亲后，夫妻俩相敬相爱，可惜十年不曾得子，中间虽也养下一个女婴，三个月就夭折了。徐氏夫人贤慧，急为夫君纳妾陈氏，满

指望生下儿子传接香烟，谁知又是八年过去，妻妾二人连个一男半女都没有。家中上下焦急惶惑，不知得罪了哪一路神仙。徐氏夫人年年去南通狼山观音院许愿求子，依然杳无消息。于是又纳妾管氏，跟了张睿去崇明书院，也盼望她养下个大胖儿子，为四房立个莫大的功劳，无奈两年过去了，依然全无喜讯。四十无子，对张睿来说，傍徨困惑，不亚于科场失利对他的震撼！

去年寒冬岁暮，书院师生放假过年，张睿携了管氏回到南通家中，徐氏夫人赶紧迎了出来，笑道：“老太爷刚才还在念叨你们怎么还不回来，现在去了大老爷家看望孙儿们去了。你先去陈姨太屋里看看吧，她病得起不来了，医生看了几回都不见好。”

张睿诧异道：“陈姨太到我家来十年，一向少病，怎么突然病重了？”

徐夫人道：“你去她屋里看看，回头再说吧。”

于是携了管氏的手进了西耳房管氏屋中，悄悄问道：“上回托人向上海妇科名医求来的药，你服了之后有些动静了吗？”

十九岁的管姨太含羞摇首道：“没有，前几天那东西（月经）又来过了哩。”

徐夫人叹了口气，安慰道：“不要紧，你还年轻，慢慢会有喜的。”

夫妻俩回到上房，张睿道：“陈姨太病得不轻啊，人都落了形了，问她哪里病痛，又说不出，再请医生看看吧。”

徐夫人叹道：“自从管姨太进了门，她就一直闷闷不乐，前天老太爷坐在客堂里闲话，说道：‘老三（张督）去江西做官几年，添儿育女，热闹得很，大房里孩子更多，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从三房过继来的嫔嫔也养不大，没几年就得病过去了，难道是我作了什么孽，害得四房丁口不旺？’我说：‘老太爷说哪里话来，没有您老人家阴功积德，我家老爷还能高中举人？生儿育女的事急

不得，无非多娶几个偏房，总会有人给四房添个儿子接续香烟的。’老太爷道：‘不错，老四年纪不小了，要娶小，不能一个一个的娶了来等养儿子，一耽误又是两三年，若是年过半百了还指望添老来子？我看这回不如一娶就是两个，总有一个能养吧，你快托人挑选有宜子之相的姑娘，聘金多些不妨，传宗接代要紧。’不想这番话被陈姨太听见了，大概怕新姨太多了，得了宠，更把他比下去了，顿时心中忧闷，茶饭无心，就这样病倒了。”

张謇皱眉道：“胡闹，我们小户人家，哪有两个小老婆同时进门的？莫给人家议论，说我贪恋女色，坏了我的名声。”

徐夫人笑道：“这个你就别顾虑了，亲邻友好谁不为我家子嗣关心，常有人上门介绍，谁家姑娘福相，娶了包养儿子，谁家女儿腰肥臀宽，是多子之相，都争着要为我家说合，为了传接四房的后嗣，娶两房小妾，决不会有人说闲话，你放心就是了。”

“不妥，不妥。”张謇连连摇头道，“管姨太进门不久，过两年再说吧，到时候也只能一个一个娶，太太别让我难堪。”

徐夫人又笑道：“老夫子安安稳稳在家过年吧，你是席不正不坐的孔门迂夫子，纳妾的事你不用管了，我已向老太爷立了军令状，我得听老爷子的。”

张謇无可奈何，说道：“陈姨太为人小心谨慎，服侍我多年，也是太太的好帮手，纵然没有生儿育女，也不能亏待他，新姨太进门，都要教导她们尊重陈姨太，这才是忠恕持家之道。”

张謇年少时本来是个大家庭，父亲彭年公稍有田产，先后娶了两位夫人，大太太葛氏生了长子誉和五子警，二太太金氏生了次子馨（早逝），咸丰元年生了三子督（小名长春），又二年（公元1853年）生了四子謇（小名长泰）。几个儿子中惟有张謇读书最好，资分最高，父亲望子成龙，全力栽培，不幸发生了冒籍如皋应试的事，受人敲榨，欠了一身的债。大儿子张誉不愿为隔母